

流年

宝树

2036

他们告诉我，冬眠是一个平静的过程。你躺进全封闭的冬眠舱，周围急速灌满液氮，温度在十秒钟内下降到零下二百度，你的一切生理机能在瞬间停止活动。你不需要被麻醉——冰冻比麻醉要迅速得多。事先注射的活性分子液会让你的身体保持柔软，阻止冰晶的形成，保护你的细胞膜不被毁坏。你的身体会完好无损地凝固在时间深处，直到未来苏醒的那一天。

事实上根本不是。液氮一进来，我就感到身上冰冷刺骨，酸麻难当，像一千把冰刀刮着每一根骨头，不知是哪里出了差错。我想呼救，但身体仿佛已不复存在，只有痛楚在黑暗中绞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眼前出现了光亮，我终于有一丝力气缓缓睁眼。舱盖已经打开，几个晃动的人影从模糊变为清晰，是冬眠中心的金医生和几个护士。母亲坐在我左边的椅子上，满头花白，一双老眼关切地望着我，就像刚才进舱之前那样。

“妈……”我虚弱地喊了一声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她激动地问：“小宇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我……还好。”我有气无力地回答，痛苦逐渐消退，但疑惑随之升起。“金

医生，出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还没开始冬眠？”我问一边站着的白大褂。他并不是真的医生，只是冬眠中心的技术总监，不过有一个医学博士的学位。

“林先生，”金医生低下头，摸了摸我的额头，“一年的冬眠已经完成，今天是 2036 年 10 月 7 日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？”我有些愠怒。整个过程中我根本没有睡过去，最多是刹那间有点恍惚，睁开眼睛一切也依然如故，怎么可能过去了一年？

“林宇……”

我望向床的另一边，才看到了确凿证据。

我的妻子方薇站在那里，就像一两分钟前的那样，面色惨白，瘦削得像一株细竹。她穿的也是和我进冷冻舱之前一样的衣服，一条白色连衣裙，搭配着橘红色的真丝开衫。她眼角似乎多了几条鱼尾纹，发型好像比刚才长了一点？我不确定。

无可置疑的证据在她怀中。一个小男孩坐在她手臂上，头发浓密，留着微卷的刘海，穿着“灰太狼”童装和浅咖啡色的长裤，脚上套着一双锃亮的黑色小皮鞋。他正一边吃着手指，一边带着好奇盯着我看，眼眸清亮，看起来至少一岁半了。

而五分钟以前——我记忆中的五分钟以前——在她怀里的是一个婴儿，头发稀稀拉拉的，手脚乱动，哇哇大哭，整张脸皱得像个包子。

“轩轩？他……他是轩轩？”

方薇带着泪水点了点头，对男孩说：“看，是爸爸，快叫爸爸！”

我想要起身，却坐不起来，母亲和一个护士过来扶住我，让我支起上半

身，更清楚地看到眼前的孩子。我从他的脸上依稀认出了轩轩的轮廓。但他没有婴儿的痴肥，而有着更清晰的个人线条：高额头，大眼睛，鼻梁有点塌，嘴巴小巧，三分像方薇，倒有七分像我。他在我这个病恹恹的光头面前有些害怕，哼哼唧唧，挣扎着转向方薇。

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模样的孩子，但我可以一眼肯定，他就是轩轩。

这是我的骨肉，我的血脉，我一岁半的——本来不可能见到的——儿子。

毫无疑问，我已经抵达了一年后的未来。

2035

“你必须去冬眠中心！”

方薇在身后对我大声喊着，不知道是第几次了。

我的话语在喉头被一阵潮涌般的恶心淹没。我趴在马桶边，胃部歇斯底里地翻涌，吐出一切可以吐的东西，仿佛我的身体也在绝望地自救，要把那些不断增生的肿瘤细胞排出去。但这些日子我已经习惯了呕吐，这对我甚至都算不上难受，比起撕扯着五脏六腑的剧痛，只是小小的腹部按摩。

“我已经想清楚了，”等我的呕声稍止后，方薇才继续说，“技术上，人体冬眠虽然刚刚民用化，但是应该已经比较保险，不用担心；经济上，公司转让之后，我们家完全能支付得起，还有足够的钱养一家老小。你之前尝试的那些疗法，有几种很有希望，比如逆转录病毒疗法和 T 细胞免疫疗法，只是还不成熟，需要时间去发展。半个世纪以后，肯定可以……”

“我不是说过了，”我虚弱地按下马桶上的冲水键，“除非你们也一起冬眠，

否则我不会去的。”

“别任性了好不好？家里的钱哪供得起大家都冬眠。”方薇低头帮我擦拭嘴角的脏东西，我看到她眼角的皱纹又深了。

“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义？”我摇头，“你们所有人都留在 2035 年，再过五十年，就算我的病能治好，妈肯定已经走了，你也七老八十，就连轩轩也认不出了。”六个月的儿子正被我妈带着在楼上熟睡，我想象着睁开眼睛，看到一个比自己还大一轮的大叔尴尬或冷漠地站在我面前，叫我“爸爸”。

“你以为我想让你去？你去了对我来说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？但你如果不去，也许下个月就……就会……”她的声音抖得如风中的树叶。

“就会死么，”我帮她补完，“死就死呗，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我一头躺倒在床上，方薇默默走回了卫生间，片刻后，里面传出了女人抑制不住的呜咽声。

我的目光停留在天花板的西洋古典画上，那里微笑的天使在云端飞翔，就像我本来的人生，我纳闷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。

半年前，我还觉得自己生活在云端。我在美国的名校拿了博士，回国后又创办了新兴的智能玩具企业，短短几年，公司已经占领大半个中国市场。妻子方薇是一个文静腼腆的女孩，相识那年刚研究生毕业不久，身上还带着大学生的单纯率真。在我见过的女人中，她不算最美，但气质让我心动。认识一年后我们举办了堪称奢华的婚礼，去欧洲度了蜜月。婚后我全款买了一栋带花园的独栋别墅，把母亲接来和我们一起生活。母亲催促我们要孩子，我也觉得是时候了，努力了几个月大功告成，生了个胖小子，取名林子轩。

轩轩出生时，我的人生几乎是完美的，如果说有什么缺憾，就是父亲走得早了点。他去世那年我才四岁，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。家里一直摆着他一脸严肃的遗照，我每年也跟着母亲去上坟，但也没什么怀念之情。对我来说，他就和家谱中十几代以前的祖先一样，只是一个名字。

轩轩满月后的第二天早上，一阵来自胃部的剧痛让我明白，父亲从未真正离去，他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我身上。

父亲死于三十三岁，胃癌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——就和我一样。

我呆呆地望着天花板，想象着下个月或下下个月，自己被推出病房，送进焚化炉，在烈焰中化为青烟。母亲年事已高，我走后恐怕熬不了几年；方薇那么年轻，一定会嫁给其他人，不知是什么阿猫阿狗；轩轩将来不会对我有任何记忆，我在他心目中怕是比父亲在我心目中还不如。他会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家庭长大，被欺负，被家暴……

我不想这样死掉，我攥住床单，发出无声的呐喊，让我继续陪在家人身边，哪怕区区几年也好。

那一刻，我明白了当年父亲的痛楚。他离开人世时，一定也曾像我一样挣扎过，祈求过，哭喊过，怀着对母亲和我的无限牵挂，但我这个混蛋儿子，竟一点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

比起父亲的时代，医学并没有多少进步，癌症还是不治之症。的确，我们能冬眠了。但冬眠一样是和家人永别，而我只想陪在家人身边，和他们一起共度余下的人生。

“好了，那三十年怎么样？”方薇又出来了，带着几分怨气说。

“三十年？”

“嗯，”她坐在我的床边，眼睛还红红的，“冬眠三十年。那时候我还不是太老，也就六十多岁吧。”她苦涩地笑。

“三十年，三十年……”我掂量着其中时间的分量，思潮翻涌，三十年后，还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吧？也许二十年会好一点……不，还是太长了……十年呢？那好像又太短了……那就再冬眠十年，等等——等等——

我脑海深处忽然闪过一个怪诞的念头，初看起来简直是发疯，但我认真思索了一下，好像也没有不可行的地方。我真的能做到吗？

天使从天花板上投下鼓励的笑容，让我一下子做出了决定，我一把抓住方薇的手，她诧异地看着我。

“听我说，”我感受着她手掌的温暖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“我有办法，可以陪你白头到老，看着儿子长大，我保证。”

2036

金医生给我做了简单的体检，发现没什么问题，然后就把时间交给了我的家人。我笑着迎向他们，特别是儿子。

轩轩毕竟是一岁多的幼儿，对我的疏远很快就冰消雪融。一小时后，他坐在我身边，乖乖地听我给他念绘本故事。只是当方薇让他叫爸爸的时候，他傻笑着不开口。方薇塞给我一盒玩具，让我拿给轩轩玩。我看着十分亲切，那是我研发的变形积木。有五种颜色，不同的颜色碰到一起会发生形状变化，有的相互嵌合，有的相互排斥，要费点心思才能玩好。

轩轩一会儿拿起这个，一会儿拿起那个，不知道怎么弄。我笑着给他演示，花了一会儿功夫搭出了一只小狗，小狗完成后，积木自动勾连成固定的结构，发出闪光和乐声，我把它递给轩轩。“狗狗，狗狗！”轩轩拿起小狗，唧唧呀呀地叫起来，还配合着音乐，像跳舞一样笨拙地扭动着小屁股。

“真想不到，”我低声对方薇说，“一转眼——真的一转眼——就那么大了。怎么能这么快呢？一下子就是一年，他第一次爬，第一次站，第一次走路，第一次喊人……我都错过了……我……”我一阵鼻酸，强行忍住了嗓子里涌动的哽咽。

方薇飞快地擦了擦眼睛，笑着摇头：“不是，你没有错过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她晃了晃手机：“这一年中好多好多的重要时刻，我都录下来了，今天你可以看个够！”

“太好了，亏你想得到！”我想马上就看，但是轩轩拿着玩具狗跌跌撞撞冲向我，倒在我怀里，对我露出甜甜的笑靥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：让我再给他拼一个小动物。我又想看那些视频，又想陪轩轩玩，一时犹豫不定。方薇对我眨了眨眼睛，把手机打开，变成放映模式，轩轩的影像投影在了雪白的墙上，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着视频，一边和儿子继续玩耍。

我拼着玩具，看着视频，同时还在和母亲方薇聊天，想知道这一年发生了什么。一年似乎不长，但外界和周围都发生了很多事：美国遭到了一次大规模恐袭，非洲发生了一场战争，英国王储去世，中国启动太空城项目，轩轩发过一次高烧，烧到四十度，我的下属李海泰创办了一家新公司……我从她们的讲

述中汲取着已逝去的时光，却宛如以手掬水，又看水从指缝中流走。

“爸爸！”

轩轩用小手拍我的大腿，不满地叫了一声。大概是嫌我陷入沉思，没给他继续拼小猴子。我楞了一下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的眼睛：“轩轩，你叫我什么？轩轩？”

儿子反而有点害怕地缩了回去。“再叫我一声呀，轩轩！”我急切地盯着他的眼睛说。

轩轩也看着我，黑亮的瞳仁骨溜溜地转着，不明白眼前这个气喘吁吁的大人为什么这么激动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才又轻轻啜嚅着道：“爸——”

“轩轩！”我激动地想把他抱起来，忽然间觉得喘不上气，一阵恶心从腹部上涌，想去卫生间也来不及，一下子弯下腰，剧烈呕吐起来。

2037

意识再次被从内到外的寒冷所唤醒。眼前出现了晃动的光影，我睁开眼睛，一时不知身处何时何地，自己是何许人。

“轩轩，看，爸爸醒了！”

这声音让我找回了自己。我看到光影凝结成眼前一个抱着孩子的温柔少妇，那是方薇，容貌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换了一件鹅黄色的小衬衣，微微丰满了一些，怀里抱着一个孩子，自然就是轩轩。

但这又是一个陌生的轩轩。他窜高了一大节，脸型更显露出来，小胳膊小腿更加健壮，衣服也完全不一样了。

“2037……”一阵难以名状的战栗从我全身流过，“又到 2037 年了？”

这就是我的冬眠方案：每年苏醒一天，仅仅一天，和家人一起度过。

多次冬眠再解冻比一次性的贵很多，我的积蓄最多能承担三十年，但差不多也够了。三十天，三十年，哪怕没有找到合适疗法，我也能用剩下的一个月陪伴家人走过漫长的人生。听起来是完美的方案。

但现在，我开始感到时间飞逝的可怖。还来不及跟上上一年，一觉醒来，已经又是三百六十四天之后，这违背人最根深蒂固的生命感受。我在心底渴盼方薇告诉我弄错了，我还留在 2036 年的那天夜里，或者是第二天也好，但她却说：“是啊，2037，你这次解冻时在熟睡中，金医生给你检查了身体以后就先走了。”

我暗叹一声，转向孩子，强笑着：“轩轩，你又来看爸爸了？”

轩轩带着几分茫然和畏惧看着我，想了想，回头认真地对方薇说：“他是叔叔，不是爸爸！”他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，已经可以说出完整的句子，只是发音还奶声奶气的。

“瞎说，这不就是爸爸！”方薇笑骂。

“小坏蛋，你爸爸去年跟你玩得那么开心，你不记得了？”我又听到母亲的声音，转过头，她还是坐在病床边上，头发已经变得完全银白，但看起来精神还矍铄。

但孩子还是噘着嘴说：“就不是爸爸。”

我合上眼皮，似乎还能看到昨天那个叫着“爸爸”的小家伙，我花了一天时间和他从陌生到熟悉，分别时他还频频向我回望，口中“爸爸爸爸”叫不绝口。但

现在，面前却几乎是另一个孩子。那个我刚刚认识的轩轩呢？他到哪里去了？

我打了个寒战：那个轩轩消失了，再也不会回来。

我环顾着有点陌生的亲人们，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？我能够每年和他们一再相聚，知道他们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，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。但也许我错了，我仍在不断失去他们。刚刚认识，就又远去，化为时间深处的幻影。

轩轩忽然尖叫起来，挣扎着从方薇的怀抱中跳下来，向门外跑去。“不要爸爸，不要妈妈！讨厌！都讨厌！”

方薇忙追了出去。母亲扶我坐起来，对我说：“小宇，你别生孩子的气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看您说的，我跟孩子生什么气？”

“是妈不好，这两年太宠他了，”母亲说，抹了抹眼睛，“方薇还说我来着，可是我一看到他，就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你……就想对他好一点……”她开始哽咽。

“我知道。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“我知道的，又一年过去了，辛苦你和方薇了。”

“妈想你啊，”母亲哭得更凶了，“可是一年才能见你一次，妈也没几年好活了，不知道还能见你几天——”

“妈你说这干什么！”我也鼻子发酸，强行打断她说，“你一定能长命百岁的，等哪天癌症攻克了，那时候我们一家要和和美地生活在一起，我要好好孝敬你呢！”

母亲说不出话，只是擦拭着泪水，头胡乱摇晃着，不知是摇头还是点头。

方薇又拉着满脸不高兴的儿子进来了。我挤出一个笑容：“轩轩来，看爸爸

给你变个魔术！”不能毁了这一天，我下了决心，每年只有十几个小时，我一定要和家人开开心心地度过。

轩轩有点好奇地看过来。我对方薇说：“给我一个硬币。”

方薇递给我一个硬币，朝我眨了眨眼睛。她知道我要干什么：这是我和她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表演过的节目。

我把硬币抛起，接住，合在手心，打开双手，硬币消失了——被一个简单的障眼法藏在了衣袖里，我怕自己身子虚弱，动作不灵。但轩轩一点没看出来，把小脑袋凑过来端详着，连声问：“它到哪里去了？哪里去了？”

我又打开手心，硬币又回到了那里。

“咦！”轩轩发出好奇声，“从哪里出来的？”

“轩轩乖，”我狡黠地说，“叫一声爸爸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“不要！”他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“不叫不叫！”

“那你就叫半声嘛，叫声‘爸’就行。”我逗他。

轩轩的眼珠转了几圈，似乎觉得这个交易很可行：“好吧，ba！”他好像觉得很得意，绕着自己转起了圈圈，一边转一边叫道：“ba！ba！ba！”

我开怀大笑，又把闪亮的硬币抛向天花板。轩轩举起双臂，发出尖得可以刺破耳膜的欢呼。

2038

“鹅，鹅，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……”

轩轩摇头晃脑地在我面前背着古诗。两岁半的他刚刚和我熟悉起来，一睁

眼又变成了三岁半，他看上去长大了不少，身高超过了一米，模样也成熟了非常多，像个小大人。这孩子好像是好多个俄罗斯套娃，一个接一个地装进了更大一号的模子里。

“轩轩乖，是妈妈教你背的吗？”我问他，却望向站在一边的方薇。这次她看上去反而年轻了一些，剪了短发，穿着利落的黑白条纹T恤和短裙。

“幼儿园老师教的，”母亲接口说，“轩轩已经上幼儿园了，还是双语的，现在会了好多英语。”

“轩轩，告诉爸爸，英语怎么叫爸爸？”方薇问儿子。

“Daddy！”轩轩响亮地回答，又小声问方薇，“妈妈，他真是爸爸吗？”

“你不是天天说要找爸爸吗，这就是爸爸呀！”

轩轩的脸上绽放开了笑容：“那我也有爸爸了，是不是？以后我可以跟木木、玲玲、艾米丽他们说，我不但有妈妈和奶奶，也有爸爸了！”

“你当然有爸爸，”方薇说，眼睛又红了，“一直都有。”

“那爸爸明天能来幼儿园接我吗？”孩子天真地问。

“爸爸要……”方薇语塞了一下，“去很远的地方，不能来接你。”

“来一次就好嘛，这样我就可以跟他们说，我也有爸爸了呀！”

隔着一层水雾，我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模糊，身后传来了母亲压抑不住的啜泣。“轩轩，你过来。”我对儿子说。

他走到我面前，好奇地打量着我。

“爸爸一直在，”我说，“总有一天，爸爸会来接你，陪在你身边的。”

“那我们拉钩。”他伸出一根手指，和我轻轻拉了一下，笑了。

2039

我在钻心的剧痛中醒来，家人似乎都围在我身边，可形象影影绰绰，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我听不清，也无法回答，只是大叫，哭喊，呻吟，一定把儿子吓坏了。

金医生给我打了一针，我稍微舒服了一点，但一阵倦意袭来，意识又模糊下去。我告诉自己不要睡去，否则一年白白消失了，但没有用。周围的人像是井壁，我在深井里，不断地下坠，下坠，直到沉入无意识的渊底。

2040

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。感觉比以前舒服得多，唤醒过程也没有前几次那么痛苦，仿佛只是从酣畅的睡眠中苏醒。

“林先生，欢迎来到 2040 年。”金医生对我说，不是真人，而是一个悬浮在空气中的三维图像，忽闪忽闪地，像老科幻电影里的场景，我意识到，又过了两年，这是一种以前没有的技术。

“从今年初开始，冬眠复苏技术已经升级，可以自动进行操作。您的病痛已经被控制住，这次我和护士就不过来了，祝您和家人度过美好的一天。有问题请随时召唤。”说完简短的欢迎词后，他消失不见。

我看向周围，一个孩子坐在我面前的地板上，盯着光影闪烁的墙壁。这也是一种新科技，整面墙都变成了显示屏，还是立体的，放着一部好像是新出的动画片，一只金光闪闪的机器猴在和一群张牙舞爪的大章鱼打仗。

轩轩的注意力在动画片上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，并没有发现我醒来了。母亲还是如常坐在我身边，但没有看到方薇。

“小宇，你终于醒了？”母亲把我扶起来，两年不见，我发现她似乎也年轻了几分，脸上皱纹淡了，甚至头发也黑多白少了。不过方薇呢？

母亲看到我探询的目光，知道我在找什么，说：“方薇去美国出差了，那边刮飓风，航班取消，她来不了了……不过没关系，一会儿你们可以立体视频通话，和人在你面前没什么区别。”

“出差……她出去上班了？”

“家里不能老靠你的积蓄，”母亲的声音沉重起来，“你不知道，前年开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通货膨胀得很厉害，光幼儿园一年就得五十多万……唉，方薇不让我说……”

我想问一下家里的财务状况，不过想知道了也没用。“那她在哪家公司？”

“星联网络，”母亲说，我没听过这个名字，她又补充，“就是李海泰办的公司，现在挺火的，好像全国能排到前几。”

我又被一阵晕眩感笼罩，李海泰曾是我的下属——对我来说是几个礼拜以前的事。如今却已经取代了我的地位，我老婆还在为他打工。外面的一切正以我无法理解的速度变得面目全非。

“方薇挺不容易的。”母亲又幽幽地说了一句，不知指什么。我不想谈这个话题，转向儿子。他已经看完了动画片，正在玩一个机器猴的玩具，巴掌大小，样子和屏幕上的差不多，但纤毫毕现，每个组成部分都很清晰，原来是个机械化的孙悟空。它站直了身子，嘴巴一动一动：“外星妖怪，俺老孙来也！”然后

翻起了筋斗。

去年——不，是六年前了——我曾经想开发过类似的智能玩偶，但是受限于成本的高昂放弃了，但如今这只活生生的机器猴在我面前做着高难度动作，提醒我时代已今非昔比。

“轩轩，这个……孙悟空是妈妈给你买的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海泰叔叔送给我的！”他骄傲地说，“是他们公司的最新产品，还没上市，全世界就我一个人有！”

怎么又是他？我心中一动，望向母亲，她的目光不自然地移到一边，装作在看墙上在放的广告。我忽然明白过来，一阵难以置信的愤怒涌上心头。

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。母亲犹疑地开口：“小宇，方薇没什么，只是那个李海泰一直到家里来……唉，你也要理解她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才明白妈妈没有说出的潜台词。如果我死在五年前，今天方薇当然是自由之身，如果我冬眠个五十年，按冬眠法规定，很多民事权利与死亡无异，她也会有自己的新生活。但我每一年都会醒来和她见面，就仿佛只是两地分居。这成了方薇身上的一道枷锁，在余生的岁月里，她只能一直守着我这个名存实亡的丈夫，自己把孩子拉扯长大，还要照顾日渐老迈的婆母。

愤怒化为愧疚，又变成了难以名状的悲凉。我知道自己无权要求方薇的忠贞，但还是有一种强烈的荒诞感萦绕心头：几天以前，你们还拉着手山盟海誓，几天之后，她和你的朋友成了一对。

但我也明白，对方薇来说，这不是几天，而是许多年，我和方薇活在不同的时间里。

“轩轩，妈妈喜欢海泰叔叔吗？”我问儿子，母亲想说什么，但欲言又止，只是叹了一口气。

轩轩有点困惑想了想，然后答非所问地说：“我喜欢海泰叔叔。”

这就够了。

“那你想让他当你的爸爸吗？”我又问。

轩轩困惑地眨了眨眼：“可我爸爸不是你吗？”

我们已经不再玩“叫爸爸”的游戏了。轩轩开始明白事，也懂得应该叫我爸爸，但“爸爸”这个词在他心中，大概还没有“海泰叔叔”有分量。我已经错过了和他建立亲密情感的最初几年，永远错过了。

但无论如何，我活到了五年以后，还会再撑许多年，我可以看到儿子长大，上学，也许还能见到他成家立室。他会理解我的，等他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就像我理解了父亲一样。

腹部不知怎么又疼了起来，好像有一只叫嫉妒的虫子在那里啃啮。我忍着疼，对轩轩挤出一个笑容：

“让爸爸给你一个新爸爸，好不好？”

2041

方薇站在我面前，我打量着她，她身穿一件修长的驼色风衣，里面是火红的打底衫。这些年她没有变老，却变得更成熟，更自信，眉目间带着风霜磨砺出的干练，她不再是几年前那个依偎着我的小女人，而有一种独立洒脱的美。是李海泰成就了，也可以天天欣赏这样的她，我酸涩地想。

我与她的眼神交碰，她眼神中有一种让我害怕的东西，良久，她慢慢地抓住了我的手。

“林宇，”这次她的手有些僵硬，“我……要跟你说一件事，你……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
我明白了。去年冬眠之前，我遣开其他人，录了一段留言发给方薇，让她下一次带着离婚协议书来，我随时签字。

“干脆离了吧，”我故作大度地说，“我本来早该化成灰了，现在每年还能见到你们，已经心满意足。你有权利寻找新的幸福，也有义务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。”

卑怯的我虽然说了一堆门面话，内心仍然希望这个答案是“不”。但从她的表情中，我已经猜到了她的回答是什么。房中只有我们两个，母亲和轩轩都不见踪影。显然是特意给我们独处的空间。

“我早准备好了，”我勉强维持着男人可笑的尊严，“我还急着去三十年后找下一任呢。文件拿来，给我签字吧。”

“不，”方薇摇头，“不是这件事……”忽然间，她的冷静和干练荡然无存，莫名地哽咽起来，泪花开始出现在眼角。

我开始觉得不对，一个比离婚可怕千百倍的念头跃上心头。

“轩轩，轩轩怎么了！？你说话呀！”

“不是轩轩……”她在嗓子里发出呜咽，“是……是妈……走了……”

眼前一切分明在那里，却又纷纷离我而去，我如同陷入一片看不见的沼泽，无法动弹，甚至无法思想。

“不……不会……”我过了一会儿才发出一点呻吟，“你胡说……胡说的……我……我要去找妈……”

方薇轻轻抱住我，好像抱住轩轩一样。不知怎么，这动作让我安静下来。“林宇，你听我说。”

方薇告诉我，这几年母亲虽然身体不好，但要再撑几年本来是没问题的，可她总怕我醒来见不到她，所以偷偷进行了一种据说能永葆青春的疗程，把全身的血换了一遍。一开始的确立竿见影，让她变年轻了一阵子，但那其实是靠透支身体的骗局。去年年底，母亲在几天中忽然老得不成样子，被救护车拉到了医院，从此再也没出来过。

母亲苦熬了大半年，想和我再见上一面，但最后还是撑不住了，一个月前溘然长逝。方薇在李海泰的帮忙下，料理了她的后事。

我哭得昏天黑地，直到剧痛发作才把我从悲痛中暂时拯救出来。但这一晚，当我再次进入冬眠舱时，我想到了小时候母亲把我拉扯长大的许许多多事，失去母亲的痛楚还将持续很多日子，或者说很多年。间断冬眠是多么奇怪的事，欢乐的时光暂如梦幻泡影，而痛苦却跨越漫长岁月，如影随形。

2045

我站在一个雅致的庭院中间，脚下的青草在空心地砖间生长得郁郁葱葱，正前方有一个小喷泉，清澈的泉水从池中央希腊式的少女雕塑手捧的花瓶里涌出，又飞落在她脚下的池子里。头顶是葡萄架，一串串的深紫色的葡萄从头顶垂下来，透过葡萄藤的空隙可以看到蓝如宝石的天空。

那是我很熟悉的地方：我以前那栋别墅的庭院，方薇亲自设计的，我们曾在这里渡过好几年的欢乐时光。但为了治疗和冬眠的费用早已把它卖掉了。当然，我并没有回去，实际上，我还是在新冬眠中心三十层的楼上，只是戴着一副最新款的隐形 VR 眼镜，这些年来，虚拟实境技术的进步几可乱真，通过对以前照片和视频的复原和模拟，让我重返昔日的家。

我站了很久，看着葡萄架下的一把藤椅发怔，以前妈妈最喜欢在这里打毛衣，轩轩的最初几件小衣服就是她在这里织出来的。但现在这里只有一把空椅子。

方薇好像也发现了我的心情又低落下去，捅了捅我，向前一指说：“你记得吗？上次有个女孩来家玩，对着喷泉大呼小叫，要摆一个自拍造型，结果没站稳掉进喷泉里，浑身湿透了。”

我嘴角也泛起微笑。我怎能不记得？那是轩轩满月那天，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个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我们摆了满月酒，把很多亲戚朋友都请到家里来，整整一个下午，就在院子里喝茶，吃点心，聊天，消磨午后的悠长时光，畅想着未来。

第二天，胃部剧痛和便血就把我送进了医院。

我摇了摇头，让自己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，说：“当然记得，就是小姜么。”

“哦，对，是小江……你们公司的职员。”

“不，那个是江海的江，这个是生姜的姜，是迈克带来的女朋友。”

“哪个迈克？”方薇露出更加茫然的神情。

“迈克啊，就是发型很搞笑的那个男生，你不记得了？”

方薇摇了摇头。我告诉她：“迈克是我以前留学时的师弟，来过我家好幾次呢。这才多久，你就——”

我忽然说不下去了。我明白过来，对我来说那次聚会只过去了半年多，但对于方薇，一切已经是十年前的陈年旧事，十年里发生了无数人生大事，她自然早已忘掉十年前几个不熟的客人。

我们已经不在同一条时间线里。对方薇来说，我冬眠后的日子已经比当年的恋爱结婚还要长得多，但我本质上仍活在 2035 年，时间感受甚至还没有越过一个月。

我只是一个来自过去的影子，和周围的景物一样。

我又想到了我们那名存实亡的婚姻。过去几天（年）因为母亲过世，我一直心绪低落，方薇也就没提这事。我潜意识里也想当它不存在，但终究是避不开的。

尴尬的沉默持续了半分钟，我终于开口：“都十年了，还说这些旧事干什么？那份离婚协议早点签了吧。”

我想过她会答应或拒绝，但她的回答却超出了我的想象：“其实不需要签那个。它对我……没什么束缚。”

我有些惊诧地望着她，她也平静地和我对视，眼神让我无法看透。“林宇，这十年来社会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，包括对婚姻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了。我们都被时代裹挟着，到达以前想不到的地方。”

这几天在电子媒体上偶尔看到的几个词在我脑海闪现：人工伴侣，双性交

际，多向婚姻，性别置换……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也不想问，但我知道世界在急剧转变，方薇是一个有血有肉，没有丈夫的年轻女人，当然会跟着往前走。我脑海中出现了许多刺激性的画面，我强行把它们驱散。

“可你和李海泰，你们不需要——”

“李海泰？早就分手了，”她利落地挥了挥手，“现在我是星联的 CEO 了，放心吧，我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。”

方薇的表情有着可以把控一切的自信，我发现已经无法再去理解她的生活，甚至无法揣度她在想什么。

“我不是想干涉你的私生活，”我还是忍不住说，“但是轩轩怎么办？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啊。”

轩轩已经没有奶奶，方薇工作又忙，现在主要靠一个智能家庭网络（也就是一台电脑）在照顾他。此时他在上一个什么人机互动课程，授课的是机器人，一天都见不到几个人。

“轩轩很好，”方薇打断我，“我下载了最新版本的教育学助理，并上传每一天的数据到教育中心，进行大数据分析和人格建模，他们会给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指导。”

我听得云里雾里，但忍不住抗议：“方薇，孩子还是需要妈妈去关心，我总觉得靠什么大数据来教育孩子，不太保险。”

“你不懂，时代变化很快，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养育孩子的，你和我们一起生活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。”

我无言以对，放弃了插手孩子教育的努力，摇摇头，望向虚拟实境中远处

的城市，那还是十年前的旧模样，据说现在已经出现了全新的建筑技术，比如有一栋千层高的“未来大厦”，是用纳米智能材料在三个月内建成。即使脖子仰得发酸，也看不到它的顶端，正如这日新月异的新时代。

“你说得对，”我黯然说，“我这样每年醒来一次，根本就不明白外面发生了什么。这些年我自以为在陪着你们，其实只是一种拖累。我真不知道还继续往前走干什么，还不如……不如……”

我说不下去，转身走向房门，也许是下意识里想走向美好的旧日时光，可没走几步就碰到了真实的墙壁。旧日的家门看起来就在两米开外，里面似乎还能看到母亲忙碌的背影，但我再也回不去了。

我烦躁地猛踢了一脚墙：“假的！都是假的！”然后一下子崩溃了，泪水奔涌而出。

方薇从我身后抱住了我，我感到贴在背上的柔软，再次僵住了。

“你不能走，”她在我耳边呢喃，“我和轩轩需要你，现在，未来，还是和以前一样。一年又一年，每年这一天，我都会带轩轩回到你身边。不管未来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，你都是我们永久的家。”

我明白了我们的关系所在：我是她不忍失落的过去，她是我无法经历的未来。我们既早已远离，又仍唇齿相依，不离不弃。

我转身，长长地拥吻她。热烈而绝望，宛如初见，宛如别离，宛如时间本身。

他站在我面前，一个高大俊朗的青年，面目依稀是我年轻时的样子，眼中的神采也像是二十岁上下的我，咄咄逼人，自以为是。但他赤裸着全身，露出发达的肌肉团块，皮肤上有精致绚丽的花纹在流动。这一切让我既感到熟悉，又极度陌生。

他是轩轩，童年如风般飞走，少年亦如水般流逝。在我面前的，是倏忽迈入成年的儿子。

但还是不对，即使我已经习惯了轩轩每天都飞速长大，可今天是冬眠后的第15天，轩轩只有十五岁，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快？我怀疑冬眠中心出了什么故障，让我多沉睡了五六年。但墙壁上的时间区域却清楚无疑地显示着“2050”几个数字。

我向方薇投去询问的眼神，她已经年过四十，但看起来只是稍微成熟了一点，和前两年也没有什么区别。

“他使用了加速生长技术，”方薇无奈地摇头，“就是用一种什么酶加快身体成长的步骤。他偷偷去的医院，那几天我在太空城开会，没有发现……不过你放心，这种技术是安全的，对他的身体也不会有什么损害。”

“这……这不是身体的问题！你怎么把孩子弄成了……这样？”每天，我忍受着一个又一个人人生不同阶段的儿子离我而去，可是现在的什么鬼技术，直接塞给我一个成年的儿子，而且还光着屁股，纹着会动的纹身，这是个什么世界？！

方薇有点心虚地低下头。轩轩——或者应该叫林子轩了——却抗议起来：“爸，我已经不是小孩了，”他的喉结已经发育，说话也是陌生的成年男子声

音，“教育中心说，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。”

我不知道怎么和几乎是个成年人的儿子打交道。这些日子，虽然他每一天（年）都来看我，但和当年我给父亲上坟一样，只是例行公事。在他面前，我没有任何父亲的权威，如今也只能呆呆地瞪着他赤裸而色彩流动的肌肤。

“没事，”儿子看出了我的困惑，“这年头裸体是时尚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何况我也不是没穿衣服，这叫智能变形服，你看——”

他在身上什么地方按了几下，那些流动的彩色花纹开始凹凸变化，很快变成了一件红色的T恤和牛仔短裤，看起来顺眼多了。

“那，”我好不容易找到几句话，“那你急着长大干什么？”

“我正要跟你说，”方薇带着愠怒开口，“他想去当宇航员！今天我们一家人必须一起做个决定。”

“这是我自己的事，”林子轩嘟囔道，“再说教育中心也给了许可证，你们应该尊重我的意见！”

我花了好久才弄明白，子轩要报名当一名宇航员，而且是参加“红色巨眼”计划：一个打算去木卫二勘探矿藏的商业宇航项目，飞船会花两年时间从地球飞到木星，在那里停留一年，然后再花两年返回。

“那么危险的一个项目，”方薇怒气冲冲，“还要花上五年时间！你以为是玩VR游戏吗？林宇，你看看你儿子！”

方薇几天前还在跟我吹嘘那些大数据，电脑管理之类的教育理念，如今却焦头烂额。我有点啼笑皆非。不过还是不明白情况：“他还没成年，宇航局会让他去？”

“是一家私人宇航公司，他们现在喜欢招募这种不懂事的孩子去当苦力，简直就是诱拐，国家怎么会允许这种事！”

“好了，妈，”子轩不耐地打断她，“我能不能单独和爸爸谈谈？就一会儿。”

“爸，”等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子轩说，“你能同意我去吗？我希望你能站在我这边。”

他解释了一下，我总算明白了，现在的法律变化得很快，十五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选择在一夜间拥有大人的外貌（还可以变成异性，半人半兽或者半机械体），鉴于成长速度的加快，他们的选择权也被放宽，但有些决定仍然至少需要监护人之一同意，比如去太空。方薇那边不用想了，我是子轩唯一的指望。

我的确考虑了一下，儿子和我越来越疏远了，虽然年年都能见面，但绝不会比我当年对老爸的感情更深，这也许是我能博取他好感的唯一机会。

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这种事一个父亲怎么可能同意。

“你妈是对的，”我决然说，“你哪也不能去，要去也得等你真正长大以后，读完大学再说。”

“我早就长大了！”他愤然道，“我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！你不知道吗，飞船上也可以远程上大学！”

“爸爸是为你好！”我说，半个月以前我还在给他换尿布，现在已经用上了这种台词，这让我感到荒谬，“你如果有什么事，我和你妈怎么办？”

“有什么怎么办？你回那个冬眠舱里再睡个一两百年好了，”林子轩阴阳怪气地说，“至于我妈，反正她根本不管我，她那还有一堆男朋友要轮流——”

“行了，”我阻止他说出更难听的话，“你妈怎么不管你？她只是不想你出

事。木星那种地方多危险，那个什么大……什么斑，听说是个大旋风，能吹走整个地球……”

“您别跟我科普了，”儿子打断我，“危险我比您清楚，可我不怕，我喜欢冒险生活。反正从小到大您也没管过我，这次也别管了行吗？”

“是我不管你吗？我那是……”我气得不知从何说起，“算了，你还小，你不明白生活是怎样的。爸爸可以告诉你，人活着不容易，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，要爱自己的家人，不要随便——”我想把这段日子内心的感悟告诉他，但能说出来的却俗不可耐。

“我就是不想像您一样活着！”儿子脱口而出。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您还不知道吧，”他冷笑一声，“您这个冬眠先驱可出名了，记者一直都想来采访您，不过都被我妈和奶奶拦住了……但我的同学没一个不知道的，有个每年醒一天的老爸我很光彩么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说句不好听的，您每年这么折腾自己也折腾家里人，说什么想陪伴家人，其实只是怕死罢了。我从小就想，像您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我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，要不然我三十岁再得癌症，不还是一个死吗？我就算死在木星上，也比您这样活着痛快！”

我怔怔地看着眼前陌生的林子轩，一股寒意从我背后升起，这个强壮而叛逆的年轻人，真的是我的儿子吗？

“不管你怎么说，”我竭力让自己冷冷地说，“我都是你爸，我说不许就不

许，你必须听我的！”

“听个屁！”子轩冷笑着，一个转身，冲到窗边，一个起落，身影就消失在窗外。这可是三十多层高的楼上。我的心惊得要从嗓子里跳出来，正要叫出声，却见他又冲天而起，智能变形服从他背后伸出了一对膜翼，带着他翱翔天际，消失在同样飞翔往来的人流中。

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
2050-2055

我又发病了，好几天都昏昏沉沉，总算一些新药物起了作用，我才没有死掉，而继续在睡与醒之间消磨无情的流年。

子轩再也没来看过我。他的木星之旅被阻止，但一扭头去了新建的太空城，三年后年满十八岁，他报名参加了更遥远的土星计划，这次他去得更远，时间更长，起码十年之后才能回来——如果会回来的话。

现在只有方薇还每年都回来看我。她很少说自己的事，也不太谈及外面的世界，最多跟我说一些子轩的近况。当子轩在宇宙飞船上也陷入了长达四年的冬眠，没什么可说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看当年录制的视频，说着往事，轩轩在一眨眼间就长成了大人，有太多事我还来不及去了解。方薇指着三维影像中那个跑来跑去的小不点，一一告诉我那些沉没在时光深处的点滴。那些我未及经历的时光并没有完全消失，还有很多碎片等着我潜入时间的深处，去发现，去拾取，这让我感到惊喜。

有时候，我们也回忆更早的往事，譬如我们的恋爱时代，这些主要就是我

帮方薇回忆了，对她来说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，但对我仍记忆犹新。逝去的时光在这个房间里一次次地复活，碰撞，缠绕，交汇，化为会心一笑，或幽幽的叹息。

2055

金医生又出现了，是他本人。我已经好些日子没看到他。此时他已经升任冬眠中心的负责人，胖了不少，脸上也多了几道皱纹，但其他的变化不大。

我看了一眼显示在墙壁上的时间数字，2055年4月19日，奇怪，距离上一次苏醒只过了半年。

“林先生，我这次是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的。”他说。从他的表情中，我已经猜到了三分，心脏狂跳起来。

果然，他点点头：“人类已基本攻克癌症，您等待已久的抗癌灵药已经问世了。您的冬眠生活可以提早结束了。”

当天晚一些时候，我在方薇的陪伴下回到了早已更新换代的肿瘤医院，开始新的治疗。等我睡去又醒来，仍然在2055年，第三天也还是2055年，时间忽然从奔腾的激流变成宁静的一潭死水，我都有点不习惯。有时会怀疑这一切都只是冬眠间隙的梦幻，也许冬眠舱出了什么问题，也许是整个世界，在我自以为还是2055的时候，无数年月已经消逝，人类已经灭亡，海洋也已干涸，大地变为荒漠，一切生命都已灭绝，只有我还在地下的冬眠舱里做着荒诞的梦。

但错乱的时间感终于稳定下来，我发现不但好好地活着，而且一天天恢复了久违的健康。一种聪明的“智能细胞”在我身上将癌变细胞一个个收拾干净，

强大的人造血液将过人的生命活力输送到身体的每块组织，一周以后我就可以出院，又过了一个月以后，我一点病痛也没有了，健壮得像头牛。

出院后，我搬到了方薇那里——还能去哪呢？最初那几周，我们仿佛回到了刚刚在一起的日子，通宵达旦地欢爱，贪婪地索取着时光曾从我们身上夺走的欢乐。方薇已经年过五旬，但生物科技的发展让她的容颜和生理没有太大的下跌，而我只有三十出头，几乎还算是个年轻人。除去远走外星球的儿子，整件事仿佛只是一个半年多的噩梦。如今我仍然年轻，健康，前途无量。

但当激情褪去后，我发现这一切只是幻觉。

我和方薇的第二次蜜月期很快就告结束。不是生理差距的问题，二十年的人生阅历已经打造出了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方薇，拥有我无法插手的社交圈和个人生活。我曾是她无法舍弃的过去，这是一直以来维持着我们的纽带，但当我和她回到同一条时间线后，我们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。

经济上也出了问题，多次经济变幻后，我剩下的积蓄用寒酸来形容都属于客气。当然，方薇有钱，但那是她自己赚的，我不能吃软饭。方薇替我在公司里找了一个技术职位。我最初还摩拳擦掌，打算重拾起业务，但很快发现当年的知识早已落伍，在这个时代，研发工作大部分交给了人工智能。而我这个博士不但读不懂研发报告，甚至连电脑都不会使用——现在的电脑键盘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排列。

我和同事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他们大都是高学历的精英。我的工作能力自然不会博得他们的好感，他们虽然因为我和老板的关系不会明说，但蔑视写在眼睛里。他们的聊天中经常出现我听不懂的词汇和根本不知道笑点在哪里

的笑话，我虚心请教过几次，他们一边解释一边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惊讶表情，就像看着一个从清朝穿越来的怪人。后来，我也不再问了。

甚至上个街都不自在，智能网络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不了解就寸步难行。有一次，我在一家餐厅外面转了半天都没找到门，还是一个路人告诉我，这里的墙就是门，只要你走过去，它就会自动分开。还有一次，我只是想去两三个街区开外的市场，但迷了路，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一列看上去有点奇怪的地铁，进了车厢后，我忽然被自动跳出来的安全带反扣在座位上，几分钟后，列车从一个发射井里以疯狂的加速度射入太空，等它到达一万多公里外的太空城，我已经吐得满地都是……

不过也不能说全无好事。就在那次误打误撞的太空之旅中，我认识了一个女作家。她对从二十年前穿越而来的我有点兴趣，几天后约我出来采访，说她想写一本关于冬眠生活的书。我们去了一家酒吧，我一五一十地告诉她自己的经历，不知不觉越说越多，越说越醉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发现她一丝不挂地睡在我身边，而方薇正在外面吃早餐。

方薇好像不在意这事，但这却令我更无法接受。我搬出了她的家，女作家又找了我几次，但我也疏远了她。后来我也懒得去上班了，向政府申请了低保福利，分到了一间斗室，每天抽着烟，喝着酒，在那里看二三十年前的影视节目解闷。

“你应该去心理矫正中心接受治疗，”几个月后，方薇找到我，对我说，“冬眠者不适应社会变迁是常见的问题，他们会有办法的。”

“我没病，”我叼着一根香烟说，“去什么矫正中心？我就是不想去上班而

已。”

方薇皱了皱眉头，似乎在勉强抑制着怒火：“那你回学校去再学习两年吧，至少掌握一些找到工作的实用技能。”

我讨厌她替我做决定的样子：“方薇，咱们已经没关系了。这是我的人生，不需要你安排。”

“是你的人生，可你过成了什么样子？你想过没有，等过几年轩轩回来，看到爸爸回来了就是这副模样，会怎么看你？”

“你就很讨他喜欢么？”我冷笑一声，“他为什么宁愿去土星也不愿意呆在你身边？你心里没点数？是谁把孩子教成了仇人一样？”

“你混蛋！这些年该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至少没像你一样到处去找野男人鬼混！”

我们相互攻击，谩骂，撕咬，明知道不可能吵出结果，却还是忍不住要伤害对方，自己也遍体鳞伤。最后方薇夺门而出，我也坐倒在地上，对着一堆酒瓶和烟头发愣。

这就是我要的结局吗？我想，为了穿越时光陪伴家人，我间接害死了母亲，让儿子离家出走，和妻子也反目成仇，多么反讽！我早该在 2035 年按部就班地死去，在亲人朋友的环绕和爱戴中闭上眼睛，那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，至少会有一场完美的葬礼……

我想得出神，但骤然间，身体里一阵熟悉的感觉把我带回到 2035 年。下一刻，我发现自己又躺在地上，疼得抽搐。

这不可能，癌症已经治好了啊！我勉强爬起来，想开启家庭智能网络呼

救，因为不会使用这种最新版本的家庭网络，我平常一直关着它，一时竟不知怎么打开。胡乱在墙壁按了几下后，就再次倒在地上，身子不停地痉挛着。身上的每一处都在刺痛，这些疼痛点还以自己为中心，向全身各处放射，叠加起来的痛感此起彼伏，无穷无尽，癌症发作时都没那么疼过。我呻吟着，叫喊着，诅咒自己和世上的一切，但很快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。

“我的包放在——”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看到方薇的脚出现在面前，我勉力向她伸出手，从喉咙中发出“咯咯”的声音。方薇发现了我，俯下身，惊惶地问：“林宇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啊！”

我却终于昏了过去。

等我恢复了一点意识，发现自己回到了冬眠中心那间熟悉的房间里，金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围在我身边。

“林先生，非常非常抱歉，”金医生表情凝重地说，“我们发现新疗法有一些隐秘的缺陷，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。智能细胞清除掉了癌细胞后，还是在您身上不断地复制，无差别地杀戮着您的身体细胞，速度非常快，目前您的身体情况十分危急。”

这么说，我等于用一种癌症换了另一种癌症。我想骂他，但说不出口，身上还是疼得厉害。

“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无力解决，只有留待将来，因为这次将您唤醒是我们中心的责任，我们将会负责您以后的冬眠费用，没有限期。您将再次进入冬眠，但因为情况危急，无法每年醒来，只有到确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之后，您才会再次被唤醒。”

我将再次睡去，不知何时醒来，也许是五十年后，也许是一百年，这么说来，我和这个世界或许是永别了。我抬起眼皮，习惯性地寻找着方薇，发现她站在房间的另一角，关切地望着我，宛如每一次进入冬眠时的样子。

“方……”我想叫她，但几乎没有开口的力气，只吐出了一个微弱的音节，方薇却听到了，走上前来，抓住我的手。

“对……不……不……”我想说“对不起”，却怎么也说不完。

方薇摇了摇头：“放心，我会等你醒来，就像以前那样。”

我感到两行泪水从眼角沿着脸边淌下，我错过了和方薇之间重新开始的机会，永远错过了。

“不能再耽搁了，”我听到金医生说，“他的情况每一秒钟都在恶化，必须马上冬眠。”

黑暗再次笼罩了下来，我沉入到没有时间的深渊里，但方薇的手仿佛一直在握着我的，一直，没有分开。

2085

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见自己穿越时间，回到了 2035 年的春天。我没有生病，和方薇相爱如初，妈妈也仍然健在。轩轩变回了婴儿车中的宝宝，我们一起推着他，欢声笑语，在有葡萄架和喷泉的美丽庭院中散步。

然后我睁开眼睛，宛如某天早上酣睡后的自然苏醒，神智清晰，精神饱满，发现自己真的回到了自家的老房间里，眼前是装饰着古典壁画的天花板，华美的水晶吊灯从顶上垂下来，在早晨的阳光中闪着迷人的光彩。

我渐渐完全清醒过来，自嘲地一笑：这不过是虚拟实境的效果。我把目光投到床边。又看到了年轻时的方薇，她抱着婴儿时的轩轩，看起来只有半岁左右，显然，他们也是虚拟实境中的幻象。

但方薇在脸上绽放出笑容：“你醒了？”

我又擦了擦眼睛，看清了她的面容，的确完全是记忆中三十岁时的模样，和后来几次见到的全然不同。只是目光中有和容貌不相符合的沧桑感。

“现在是 2085 年，”方薇为我解惑，“也就是最初五十年计划中你醒来的那一年。你身上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根治，现在的你比任何时候都要健康。”

“等等，你是谁？是一个程序吗？”

“连你老婆都不认识了？”方薇笑了笑，“也难怪，八十岁的老太婆了。”

“可你看上去比昨……比 2055 年还年轻啊！”

“我做了器官再造的手术，更换了大部分身体部件，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冬眠人才能青春永驻。”

“这么说你是真的？不是虚拟实境中的幻象？”我四下环顾起来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”方薇微笑着说，“不过，只是一个人格体。”

“什么……体？”

“十年前，意识上传的技术成为现实。大部分人选择了意识上传，进入数字世界，我也面临这个选择，但我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，要等你醒来。所以我自己分成了两个人格体，一个上传，一个留下来……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留下来的，当然是比较爱你的那一半。”

我不知怎么接受这一切，这已经超出了我最极端的想象，她是方薇，抑或

不是？

“对了，这也是我们的老房子，我买下来了，也不需要多少钱，现在最不值钱的就是房子了。”

“那这孩子……”我把目光投向她怀中，那孩子看上去和轩轩一模一样，如果不是影像，他又是谁？

方薇的笑容隐去不见，微微摇头，对我说：“有件事得告诉你，轩轩他已经走了。”

走了？那是什么意思？去了别的什么星球，还是也意识上传——

蓦然间，我领悟了她的意思，呼吸变得困难。

“他……怎么……难道也和我一样……”

方薇微微摇头：“那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，就是你上次冬眠后不久，他们的飞船在穿越土星环的时候遇险，发动机受损，轩轩执行修补任务，土星环中的一颗陨石穿透了他的太空服，他没有来得及回到舱内，就停止了呼吸，但他拯救了飞船上的三百八十五个人。”方薇的语气很平静，甚至有几分骄傲，对她来讲这已经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。

我没有悲痛欲绝，也没有歇斯底里，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接受这件事。成年的儿子我只见过一次，闹得很不愉快，后来就音信全无，如今又过了二十多年，妻子——或者说妻子的一半——告诉我，他早已死了。

死去的是那个对我咆哮的裸体青年，还是那个对我甜甜笑着的小家伙，又或者那个襁褓中啼哭的婴儿？我不知道。对我来说，这五十年中的事发生得太快，快到我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。

“那……那这个孩子是……”

方薇却没有正面回答：“轩轩去世后，我收到了两封电子邮件。”

“两封……电子邮件？”

“2048年，他去世前夕写的，一封给你，一封给我。给你的那封信，二十多年来我都没有打开过。我想应该尊重轩轩的遗愿，你应该是第一个读到它的人。”

我的呼吸开始急促：“那邮件在哪里？”

方薇伸出手指，在空中虚点了几下，大概是在现实增强界面中调出邮件，我以为会出现一些悬浮的文字之类，但下一刹那，我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青年悬浮在自己面前，忧伤地望着我。

“轩轩？”我颤抖着问，伸出手，手掌摸了个空，只从他半透明的身上划过，带起一圈圈波纹，宛如魂灵。

他点点头，好像听到了我的呼唤：“爸，我是轩轩。”

他的身体慢慢旋转着，如同在无重力的环境中，我明白过来，这一定是他在飞船上最后录制的视频。

他望向我，目光变得成熟了很多，说：

当您看到这样的我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了世界，结束了短暂的一生。

说来我人生最早的记忆之一，就是去冬眠中心看您，妈妈让我叫您爸爸，然后您跟我一起玩或者讲故事。那是四岁或者五岁的时候。更早的那几年，听妈妈说我也是每年和您共度一天，但很遗憾，我不记得了。不过想必您还记得很清楚吧。对您来说，那也不过是不久前的事。

我想到那一个又一个叫或者拒绝叫“爸爸”的孩子套娃，一切还宛如昨日，不自主地点头，眼眶开始湿润。

我每年都会跟妈妈去看您，也曾有过美好的回忆。但后来，我越来越不喜欢去了。我跟您说的东西，您都不知道，新的玩具，您也不会玩，玩不到一起去。您也不能像我那些同学的爸爸那样，送给他们漂亮的飞车，还经常不是呕吐就是晕倒，每年去看您有什么意思呢？要不是每次妈妈好说歹说，许诺给我这个那个，我才不去呢。

我不爱您，甚至曾经恨您。妈妈骗我说您是太空猴王，有一天会从沉睡中醒来，拯救世界。我一度信以为真，还把这个拿去四处吹牛，结果同学们知道真相后，纷纷讥笑我，说我有睡美人爸爸。最后我明白了，您就是个奄奄一息的绝症患者，还花了家里一大笔钱。我知道这不是您的错，可对您的厌恶却与日俱增。

我也讨厌妈妈，她要么压根不管我，要么就是疾言厉色地训斥，烦透了。她有钱，但她名声也不好，有人说她为了做生意，跟很多人睡过觉……整个家里，我感受不到温暖，所以一有机会，我就想离开这个家，那次和您的冲突后不久，我就去了太空城。

最后一次见到您的时候，我是多么刻薄地嘲讽您啊，最近我才明白自己的幼稚可笑，但已经太晚了。也许现在，就是我的报应到了。

“不，”我忍不住说，“是爸爸没有尽到责任，你说的都对，爸爸答应过会去幼儿园接你，让同学们都知道你也有爸爸，但从来没去过……”

轩轩当然没有听到我的话，他继续说下去：

在太空城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个女孩，感情很快升温，虽然根本没有条件，我们还是偷偷在一起了，结果她意外有了我的孩子。为此我们承担了太大的压力，最后她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可因为太空城条件简陋，她竟因为产后大出血而去世了。

孩子当然只有靠我。我给她取名叫林多，意思是多出来的孩子，小名多多。经济压力就让我喘不过气，我还要工作，也没有时间照顾她。当然，我想过回地球找妈妈帮忙解决，但总觉得太丢人了，我这才明白，当一个好父亲不是那么容易。勉强养了多多半年后，我决定让她进入冬眠，后来我参加了土星任务，其实也是为了钱。我想，十年后等我回来会有很多钱，到时候就唤醒女儿，和她一起过好日子。可现在想来，也不过是把责任推到未来罢了。

后来很多年中，我没有太想念多多，但此刻，她的面容却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，特别是她甜笑的样子，让我魂牵梦萦。我真想看到她长大以后有多漂亮，但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
飞船在穿过土星环时受到撞击，发动机上的关键部件破损，我要去舱外进行修理作业，那里到处都是小石头和冰块，非常危险。我曾幻想自己是盖世英雄，但事到临头，却发现根本不是。已经死了两个宇航员，我不想为救别人去死，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回到地球，和多多在一起。

但总需要有一个人去执行这个任务，要不然所有人都会在这里送命。而算来算去，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多多也许再也见不到我，我对她的爱与愧疚，她也许永远不会明白。

此时，此刻，在离家乡十几亿公里之外，我明白了您的心境。每一代人理

解不了父母，直到自己也身为父母的那一天。有的人可以弥补，有的人却没有机会。我总算有幸成为一个父亲，也像其他父亲一样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，但也许做不到了。

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——飞船的电脑系统判断可能性高达 56.7%——我有一个请求，虽然我相信，不用说你们也会去做，但作为一个不孝的儿子，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，我还是想要正式地请求您和妈妈在未来的恰当时机唤醒多多，抚养她长大。她就沉睡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第三冬眠中心，冬眠舱号码是 GX5763。

当然，我更希望您不会看到这封信。那样的话，几年后我会抱着多多回来，和您相聚，向您认错，希望能和已经痊愈了的您共享三代人的天伦之乐。

但愿有那么一天……

说到最后，我的视线已在泪水中模糊一片。轩轩也哭了，对我深深鞠了一躬，年轻的身影在一团朦胧中消失。我无法抑制地痛哭出声，不光是为轩轩，也是为了多多，为了方薇，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母亲，为了早逝的父亲。

泪水也从方薇的眼角滚落，她擦了擦眼泪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一定很想亲自把这个孩子养大。我又等了二十多年……留下了一个自己不去意识上传，就是等着有一天你会醒来，我们能弥补一切，像五十年前那样，一起把多多养大成人。”

多多被我们的声音吵醒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一撇嘴也哭了起来。方薇泣不成声，我也颤抖着，拥住了妻子和小孙女。我们尽情地哭泣着，又尽情地欢笑着。

多少岁月流去无踪，但终会归来，终会归来——

在一个叫做“家”的地方。